

☆ FENGLING CONGSHU ☆
☆ FENGLING CONGSHU ☆
☆ FENGLING CONGSHU ☆

豁耳朵白额狼

王
树
槐
著

HUNAN SHAONIAN ERTONG
CHUBANSHE ☆

HUO ER DUO BAI E LANG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风
铃
丛
书

豁耳朵白额狼

王树槐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(湘)新登字006号

豁耳朵白额狼

王树槐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东风路附1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株洲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0万 开本:787×960 1/36 印张:6.5 插页:1

1995年9月第1版

199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向民胜

封面设计:刘苏斌

印数:1—4,000

ISBN7—5358—1050—0/I·316 简精定价:5.10元

目 录

六月的菱荡	(1)
天山雪	(9)
豁耳朵白额狼	(16)
爷爷的响水河	(40)
四 妹	(47)
狼崽子	(54)
表哥的乡村	(69)
墙头的葡萄一定甜透心 ...	(79)
帅鼻子警察叔叔	(95)
奶奶留下一支歌	(98)
蜗 牛	(108)

暑假，有毒花花的太阳当顶	
.....	(120)
花开的声音	 (137)
暖 冬	 (141)
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	 (161)
追	 (177)
阳光下的湖	 (180)
小 妹	 (188)

六月的菱荡

太阳好大好热。

一亩见方的菱荡里，铜钱大小的菱角叶躺在水皮子上，懒洋洋晒太阳。若是隔远一点看，便见若有若无的水气蒸浮着，袅袅一挂轻烟。

正是中午。

菱荡里水波荡漾。轻缓而细小的波纹直圈到岸边，随来随灭。顺着纹路往圆心里看，就晓得这水圈的策源地，乃是两个对比极分明的孩子：一黑一白，一矮一高。

正在塘心剥脆生生的菱角吃。

黑的孩子叫白而且高的孩子作“粉条”。白的孩子叫黑而且矮的孩子作“油饼”。当然都是戏谑。

他们已在水里泡了好久了。因为太阳晒得脊

背痛，都只露脑袋在外面。更有青青的菱叶点缀。头发湿湿地贴在脑皮上，就极像浮着两个还没熟透的青皮大西瓜。不到近处用心瞧，是根本发现不了的。

幸好有微风。

我们便听得见话音。

就听黑的孩子喊：“粉条粉条粉条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又不是叫你。我叫条狗呢。”

白孩子脸上开出花朵来。他已经领教过朋友的这套鬼把戏。暑假里第一次见面，朋友就是这样捉弄他并且送他这个绰号的。结果两人打了一架。真应了“不打不相识”的俗话，他们因此而成了朋友。然而今天，他却高兴上当受骗。

“粉条粉条粉条。”

白孩子不应。

“三声不应，回去变个铁哑症。”

白孩子便击水反抗。然而黑孩子更厉害，水花击得就像一片片飞瀑。两人极开心地大笑着。那水花击得高高的，在阳光下闪出七彩的光来，仿佛正下着一场太阳雨，把两个孩子罩在里面。那长了翅膀的嬉笑声，就是从雨帘子里飞出来的。

厌了，累了，就放松四肢仰躺在水皮子上，闭了眼睛晒肚皮。

“你说你到家里就不能游泳了？”黑孩子问。

“嗯。爸妈不准。我们那里仅一条大江从城边流过，没有这么多小水塘。”

“还是乡下好。”

“城里有 30 层高的大厦呀，还有蚂蚁一样多的汽车和人……”

黑孩子便开始神往那耸入云端的高楼大厦。可是一想没有小水塘，就连连摇了几下头。

“连游泳都不能，要几多没味呀。这天又热死了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那你怎不就永远住在外婆家，别回去了呢？”

“我要读书呀。”

“你就转到这里来读么。要是我们天天在一起玩，几多有味啊。”

“要是我爸爸妈妈都住外婆家就好了。”

“你在家哭哭闹闹要外婆，他们不就来了？”

“他们要在那里上班呀。”

黑孩子便不语了。他晓得有“班”上的都吃国家粮，个个都端着铁饭碗。妈妈常说自己一家都是“泥”饭碗，掉到地上成八瓣。上班要多有味有多有味啊。

“油饼油饼，你怎不说话了昵？”

“我没话可说呀。”

“你看看我的技术要得不?”

“要得。”

“回去这么久，我怕要不记得呢。”

“明年我再教你呀。”

于是白孩子翻过身来，把脊背朝了天，轻轻地舒展四肢，用狗爬式缓缓地划水。黑孩子在一旁跟着。

“脑壳还要低点。”

白孩子果真老老实实做了，将半截脑壳埋在水下面。

结果就到了岸边。

黑孩子抬头看太阳：“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要吃中饭了呢?”

“还早得很呢。”

“你看这水都晒烫了，身上要起泡泡的。”

“那才有味呢。这水皮子烫烫的，底下却凉浸浸的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”

“你外婆要等急了昵?”

“外婆说任我跟你玩昵。”

黑孩子本想问那句好久就想问的话，可一到嘴边，却只动了动嘴角，终于没有出声来。他真害怕朋友回答说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再来一次比赛好吗? 油饼。看谁先游到对岸。”

黑孩子只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其实白孩子也早想说出那句话，可他也真害怕说出来。他想朋友一定会伤心的。

于是水声“哗哗”。镜样的水面剧烈地打颤，菱叶也有如风中的狗尾草一样摇曳。水面上不见了那两个孩子，只有两团雪白雪白的水花，飞快地滚向对岸，像两只大雪球被孩子使劲推了一掌，疯了似地猛跑。

竟然就同时到达了终点。

“你，你故意等了我。”白孩子喘着粗气，胸脯大起大落。

“哪能呢？”黑孩子也一样喘气。

“以前总是你赢呀。”

“现在你赶上了我。”

“骗我。”

“绝不。”

“赌咒？”

“骗你不是人。”

“哼！”

白孩子生气了，脸别向一边。当然是假意。

“哎哟！”突然黑孩子惊叫一声，双手一举，沉入水底了，就好像不小心滑倒的。

白孩子急忙一个猛子扎进去，到处摸索。尽管他晓得朋友水性好。

蓦地“哗啦”一响，就在黑孩子沉水的地方，碧水中分，钻出两个脑袋来，接着现出两个赤条条的身子。

两个孩子紧紧地拥抱着，黑白分明。

一起开心地大笑。

“你尽是鬼点子。”白孩子笑骂他的朋友。

上得岸来，两个孩子坐在地上，都不做声，一脸的忧伤。旁边两根钓竿也静静地并排躺着——他们今天竟不想钓鱼了。

好久好久。黑孩子又抬头看太阳，见它已过了天心，偏西了，便又轻声催他的朋友。

“还是回去吧，我们？”

白孩子也跟着看天，末了低头说：“还早着呢，再坐一会吧。”

只好又静坐。

四道目光从水皮子上一截截飞过去。看粼粼的水，看摇摆不定的菱叶，看塘堤上的青草，看堤外的禾苗在轻风中翻着绿浪，看远处屋顶上淡淡的炊烟……

这时候恰好有微微的南风吹拂，两个孩子的头发轻轻地飘起来，飘起来，茅草样舞动，闪着亮亮的黑光。

菱荡里静悄悄的。

可惜没有音乐。

不然的话，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定是感人得很。

“还是回去吧，我们？”隔了好一会，黑孩子又抬头看太阳，好像在隐隐地着急。

白孩子没吱声。只默默地咬着嘴唇，泪水在眼窝里打旋旋，一副极其难受的样子。

黑孩子看了他一眼，忙扭开了头。他真怕自己的眼泪会先掉下来。伸手去捏旁边的一堆菱角。这是他们刚刚捞上来的，准备回去焙熟了给粉条带回城里去吃。不过，黑孩子还没有透露出来，只说家里要。

终于，再也不能拖延了。白孩子颤抖着嗓音说出那句话来：

“你晓得吗？油饼。我要回城去了，就在今天下午……”

黑孩子那赤裸裸的双肩不禁哆嗦了一下，结出星星点点的肉栗来。

白孩子说不下去了，泪水跟着爬到脸上。这句话，他憋得太久了，总是尽量拖延，为它难过了好久。他还不晓得，黑孩子早已晓得了他的行期，早从白孩子的外婆那儿得到了消息。

就只能轻轻地点头。

不想这一点，眼泪也就晃了出来，簌簌地下落。

“我晓得。——我们回去吧，不早了，不然你

会赶不上车的……”

白孩子浑身一震，恍然大悟了。紧紧地握了朋友的手，定定地望着他。

“明年暑假你还来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怎么？这里不好玩？”黑孩子小小的身子一晃，眼睛顿时黯淡了。

“好玩得很。”

“那怎不来了呢？”

“我会等不到明年暑假的，今年寒假就要来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——钓杆你给我收着。”

黑孩子点点头。

白孩子松了手，单单伸出无名小指。黑孩子也学着他的样。一白一黑，两根指头紧紧勾在一起了，如一条坚不可摧的铁链，在六月的晴空下夺目耀眼，把两个孩子的心也紧紧连到一起了……

天 山 雪

雪后初晴。

那些被饥饿所驱赶的野兽们不能不出来觅食了。特别是对那些较为懒惰的雄兽来说，责任更是重大。因为除了自己，一同挨饿的还有它们的妻子和儿女们。更何况，洒满阳光的雪地是一片烂银碎玉的世界——一年中最难得的游乐场呢。

因此，这样的天气，进山的猎人如果空手回家，那一定不是因为找不到猎物。

果然，就见洁白的雪地上，一粒黑影极分明地上这天山来。

然而这并不是那种雄性十足的猎人。相反，倒瘦弱得叫人怜悯，且又老了，佝偻着腰。说他七十大八并非没有理由。微微的寒风一起，他就禁

不住要哆哆嗦嗦打寒颤颤。更叫人怜悯的是，他的脸可怕地苍白着，行动迟钝。

显然是那种病魔缠身的人。

你一定会怀疑他是猎人了。

然而确实地，他肩了杆猎枪，还带着猎刀。遗憾的是，没有猎狗厮跟，多少要煞一些风景。

渐渐地进了林子。

喘息得厉害。他靠着一棵树坐下来歇息，把猎枪举在眼前欣赏着，露出满足的笑来。

这是一杆被手磨得光溜溜的老式猎枪。

他亲切地对它说：“哦，今天就看你的啦，老祖宗。你可不要让我出祖宗十八辈子的丑。”

黑锃锃的猎枪反射着雪光和阳光，白刺刺晃眼。

是的，他的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猎人。他手中的猎枪就是最好的见证，曾喷出过多少准确无误的子弹啊……可是到了他手里，不得不委屈地躲到角落去。

他的病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。

“我家的猎枪再没人接了。”父亲叹惜着说。

然而现在，他接过了，在垂暮之年。一个猎人的后代居然不能去打猎，是怎样的伤感呀！明天，明天就得把猎枪传给儿子了，在临死之前，我是无论如何要尝尝打猎的滋味的，做一回真正的

猎人。然后，把猎物 and 猎枪连同不死的猎人魂一起交到儿子手里。让他明白，在父辈这一代，猎枪并非没有用过。

“想想你的身体，别去逞能好不好？”妻子温和地劝着。

这却更加激怒了他：“非去不可！”

“那么我跟您一起去吧，爸爸。”门高树大的儿子说。

“滚你的蛋吧。”

“现在就靠你啦。”他再一次对猎枪说，孩子般天真。用它支撑着身体站起来，继续走向天山深处。

林子里的雪更深更厚，一脚踩下去，顿时没了膝盖，行走自然十分艰难。

他开始哮喘，就好像有一只临产的猫正蹲在他的喉咙里，一声接一声地呻吟。苍白的脸也潮红了。哮喘使他抖得厉害，且不时勾下头去吐出大泡大泡的浓痰，在平滑的雪面上溶出一个个浅黄的小孔。

哼，我就不信会死在这山上！来吧，都来吧，你们这些害了我一世的魔鬼！今天，我就把老命和你们拼了……

他一边诅咒病魔，一边咬牙坚持着，不停地跋涉。那股流淌在他脉管里的强悍的猎人血，汹

涌地奔腾着，他顿时感到全身一阵阵燥热，如刚刚喝过足量的烈性酒。

他开始用眼睛搜索这茫茫的雪原。他知道，在这厚厚的雪被下，是密密的灌木丛，有时会冷不丁钻出一头野兽来。

翻上一道山梁，他果然发现了猎物：一只雪兔。一只还未成年的雪兔。

他马上卧在一棵大树后，摘下猎枪紧紧地盯着。

雪兔并没有发现他，仍在雪地上搔头捏耳，神态可爱极了。

这时候，阳光透过树梢漏下来，雪地上就像撒满了金钻石粉末似的，银光闪闪，且带着淡淡的一点金色，令人眩目。

那雪兔许是玩够了吧，摇摇摆摆径直朝他走来，悄无声息。只在洁白的雪上留下了几粒浅浅的脚印，玉杯也似，盈满了阳光和稚气。一片片阳光从它雪一般素净的毛上滑落，晃着他的眼睛。而且，空气里也弥漫着兔身上那种特有的气味，浸润着他的鼻孔。

他的枪口也紧紧地跟着它，食指搭在扳机上，就只差轻轻一扣了。

然而这时，雪兔停脚步，抬起前脚搔了搔耳朵，红红的眼睛并不曾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，全